

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类共同生存

——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教育宗旨的质疑

◆ 刘云生

[摘要] “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”的观点遭遇实践中“人被工具化”“生活被遮蔽”“教育被功利化”“社会被扭曲”的尴尬。促进人类共同生存才是教育的根本宗旨。因为，教育的产生源于生存的需要、教育的旨归在于共同生存、教育的变革基于生存的变化。因此，将教育的根本宗旨从“发展进步”调向“共同生存”，是对教育尺度直抵靶心的聚焦。判断教育是否走在正道上，衡量教育是否成功，在终极意义上应看教育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生存，是否有利于业态的健康生存，是否有利于人类的永续生存。

[关键词] 教育宗旨；共同生存；人类发展；社会进步

[中图分类号] G40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2-4808 (2015) 12-0022-04

教育的根本宗旨或者说最终目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个“器定乾坤”的大问题，也是定位教育尺度的“准星”。古今中外不同的人对此的回答不尽相同，其中“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”的观点流行甚广，甚至被奉为公理，对教育事业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这种观点果真站得住脚吗？

一、发展进步观的尴尬

“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”的观点，把发展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定位在“发展进步”上，我们姑且将之称为“发展进步观”。这种观点在近现代，尤其在当下中国，因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历史教训、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的时代思潮，而让不少人深信不疑。然而，事实是无情的，由此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正逐步显露。

(一) “人被工具化”与“生活被遮蔽”

当教育把最终靶子瞄准“发展进步”时，必然强调对人的技艺、能力、创造等向外生长之力的开发与培养，而往往忽视人当下的生存，疏于对人内心生存的抚慰与服务，以及对人的整个生存境遇的关照。在不少学校，一切设施设备虽然

具有学习和发展的意义，即所谓“让每一面墙壁都说话”，却不具备生存的意义。严格来说，“不宜人居”的校园并非个别现象。例如，有的中小学，学生过多、班额太大、教室空间狭小，学生人均活动空间很小，加之出于安全的考虑，学校不让学生在课间外出活动，学生长期在这样的狭窄空间里学习和生活，无异于关禁闭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在教育活动中，学生越来越成为被抽干了“人的本质”的“机器”，成为被打磨、雕琢和塑造的对象。学校以发展进步为名，不断给“机器人”升级，挖空心思让他们学会做题、学会应试、学会做事、学会创造，“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”，却不关心他们真实的感受，剥夺他们自由生活的空间和休闲的权利等。家庭以发展进步为名，挤压孩子自由、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，把孩子送到各种补习班、特长班、训练营，平时最关注的依然是孩子的学习和进步。社会以发展进步为名，热衷于褒扬“中、高考状元”“技艺能手”“奖牌获得者”，却很少为“平凡生活”“学会生活”等唱赞歌，似乎要把所有人鼓动成“超人”方可罢休。凡此种种，引发了青少年成长的系列问题。譬如，有的虽是学习的霸主，却是生活的白痴；有的有飘红的分数，却无健康的身心；有的虽

刘云生/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，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（重庆400020）。

“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”，却不知道“如何享受生活”。康德说：“人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，人就是目的。”“发展进步”观却让人成了人的工具，而不是目的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教育的悲哀。

（二）“教育被功利化”与“社会被扭曲”

当国家、政府和社会把教育的根本宗旨定位于“发展进步”时，凸显在台面上的往往是教育的功利价值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的发展进步，已然成为教育至高无上的目标。当政治出现问题时，当经济不景气时，当科技乏力时，当文化堕落时，当社会矛盾尖锐时，各方面批评教育现状、希望教育改革的声浪就会高涨，要求教育为此买单、为此更好服务的呼声也会不绝于耳，却很少关心教育为人的日常生活做了什么，为人的生存做了什么，具有怎样的生存意义。在各种外力挤压下，教育被“打折”为仅仅满足社会需要之物，而当下学生生存和生活的需要，以及是否幸福这一现实问题却被搁置、无视了，甚至牺牲了。例如，无视学生书包越来越重的现状，依然将当下政治、经济等所需要的各种专题教育材料硬塞进去。据悉，某省给中小学的专题教育材料竟多达15种，甚至在小学开设“反腐败专题教育”。再如，某地政府为了留住外来投资企业，承诺提供人力支持，让中高职学生提前顶岗，美其名曰“实习实训”，实际上学生学非所“习”，只是当一个廉价的“打工仔”而已。由此，学生成了GDP增长中的一个“螺丝钉”，教育也失去了自我，成为被绑架到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“齿轮”，并且在不停运转中被扭曲得不知所措。

与此同时，当教育将眼睛始终盯在人类的发展进步上时，势必过分强调竞争，唯“教育GDP”马首是瞻。在当下中国，教育越来越像“零和游戏”，其具体表现集中在一个“考”字。学生之间的竞争起于幼儿园，白热化于中考、高考、就业考。教师之间的竞争起于入职，持续有竞聘招考、教育质量迎考、评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考，如果想升职还有竞争上岗考。学校之间的竞争起于生源，持续有学年考、升学考、各种检查督导考，不一而足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更多的是“竞赛型选手”，而不是“生活者”，更不是王国维在《论教育之宗旨》一文中所说的“完全人物”。当这些“竞赛型选手”步入社会之后，社会竞争势必加剧，引发国家、族群、阶层、人群之间的激烈冲突，让人类进入争斗的漩涡之

中。与此伴随的是人类生存价值和真实生活的远去。近年来，一些社会精英在事业巅峰遭遇疾病，身体垮了之后，大多哀叹“过去的日子没有自己的生活”，发出“生活不该被事业绑架”的警醒之语。这是当今社会畸形病变的最好注脚，这其中虽然有多种因素，但以发展进步为根本宗旨的教育也难脱干系。像这样，人、教育、社会都在“发展进步”的“压力锅”里，久而久之，“压力锅”必将“爆裂”，酿成的将不仅仅是教育的生态灾难，甚至会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永续生存。阿尔菲·科恩（Alfie Kohn）在回顾了400多项关于合作和竞争的研究之后，总结道：“在任何环境下，无论是在教室、工厂、家中，还是在赛场上，最好不要相互竞争，因为它通常是毁灭性的。”^[192]这无疑是给我们的最好忠告。

人到这个世界上是来生活的。教育本来是人的生活、为人类社会的存续服务的，却在“发展进步”的追索中失去了人的意义，远离了生活的价值，成为永远无法到达彼岸的“偷渡”，正应了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所说的那句话：“我们已经走得太远，以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。”

二、共同生存观的旨趣

教育“为什么而出发”？不是“发展进步”，而是“共同生存”。促进人类共同生存才是教育的根本宗旨。教育一方面要关照人的当下生存，另一方面要通过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来关照人的未来生存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这就是共同生存观的基本价值取向。

（一）教育的产生源于生存的需要

基因研究表明，人类起源于非洲。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·沃尔特（Robert Walter）研究发现，人类之所以走出非洲，是因为最后一次冰河期导致非洲干旱，使东部的热带雨林和草原逐渐变成大沙漠和干草原，人类生存空间越来越窄，不得不离开非洲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。为了确保在迁徙中能够生存下来，现代意义上的人发展出两大系统：一是强大的免疫系统，能够适应恶劣气候，抵制细菌和病毒的侵蚀；二是包括宗教伦理、语言和艺术在内的社会系统，能够有效地把人组织起来，战胜因自然和社会条件变化而遭遇的困难和问题。这个社会系统的生物基础是人的语言和智力等基因，内生机制就是确保语言从简单到复杂、宗教从萌芽到形成、艺术从自发到自

觉方向发展的“教授-学习”机制。举例来说，当某个人无意间对自己的母亲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其他人也学着用这个词来呼唤他们的母亲。“妈妈”这个词随即在群体中传播开来，后来的孩子出生以后，母亲和周围的人有意识地让他们称呼自己的母亲为“妈妈”，于是，“妈妈”作为单词就被“发明”出来了。这里的“发明”包括两个过程：一是共时性传播，同一时代不同个体、不同群体之间将自发产生的“人造物”传播开来；二是历时性传承，人类代际之间对自发产生的“人造物”的传承与延续。这里面所包含的机制正是“教授-学习”机制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“教授-学习”机制是人类社会一切发明创造的内生机制，没有这个机制，语言、宗教、艺术、政治、经济等就没有办法形成和发展。这正是人类社会与其他生物世界最重要的分界线。而产生这种内生机制的基础和动力即是“共同生存”。也正是“共同生存”的需要推动着教育的发展。“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会延长寿命，狩猎和社会组织已经不再依赖本能，而是依赖教授和学习。教育，正是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最大区别之一。现代社会中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教育都要延续到二十多岁，然后进入社会组织。没有文化已经无法进入现代社会。进入社会之后，仍然需要继续接受教育，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一种所谓终身教育的社会形态。”^{[2] 136}

（二）教育的旨归在于共同生存

教育作为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，的确需要促进人类发展，促进社会进步，甚至可以说，不能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，但发展和进步本身并不是目的，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于生存。离开了生存这个根本宗旨，发展和进步将毫无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发展和进步是手段，而生存才是目的，切不可将二者的关系倒置，甚至放弃“生存”而谈“发展”和“进步”。教育促进人的生存，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生存，更在于促进人类共同生存，因为“人天生是社会动物”，只有和谐共处，才能生存得好、存续得好。“发展进步”观的尴尬正源于将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，而不是过程与手段，把“发展为了谁”“进步为了谁”给“忘记了”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。

当前，社会上尤其是教育理论界存在神化教育的倾向，似乎要将一切美好的期盼和词汇都集中在教育身上，错误地认为将教育的靶心定位在

“生存”上，目标太低，有“为稻粱谋”的低俗，境界不高，有丢失教育“乌托邦”的危险。其实，这是一种误解。人的生存既包括自然生存，也包括社会生存；既包括物质生存，也包括精神生存。吃穿住行等属于自然生存，也是物质生存，是最基本的生存方式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属于社会生存，自我精神生活属于精神生存，是建基于自然生存和物质生存之上的高级生存。囊括所有这些才是人的完整生存。为了人的完整生存的教育，旨趣极高，内涵也足够丰富。当然，要处理好自然生存与社会生存、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关系。既要坚持自然生存和物质生存的基础性，更要追求社会生存和精神生存的广延性，引导下一代人过有意义而精神富足的生活，因为如美国生物学家林恩·马古利斯（Lynn Margulis）通过基因研究所揭示的那样，“人类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营养”^{[2] 249}，唯有社会和精神追求永无止境，其生存意义更充分。

（三）教育的变革基于生存变化

教育之所以需要变革，其根本动因并不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，而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、条件和需求等发生了变化。狩猎时代，人类处于“天天寻找食物”的困境中，教育的基本形式只能是松散的师徒制，知道的、会的就是师傅，不知道的、不会的即为徒弟，知道的、会的有意无意地教给不知道的、不会的，就是教育。一万年以前，人类掌握了培育植物和驯化动物的本领，便开始定居下来，进入农耕时代，教育的基本形式随之变为私塾制，教育逐步有了固定的场所，有了较为系统的内容。19世纪，人类进入工业时代，机器大生产需要大量有知识、有技能的劳动者，教育的基本形式随之变为班级授课制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和课堂教学，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。这些变革并不是人们按照人类发展和进步的蓝图施工的结果，其动因在生存变化，其结果也在于适应生存变化。现在，人类站在了互联网时代的门槛上，万物互联、虚拟生存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，可以想见，教育的基本形式必将发生变革，个性化菜单制呼之欲出，即教育将突破固有的教室、学校和教师等狭小圈子，为学生提供可供自由选择的课程、学习、评估和认证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，贯穿教育变革之中有一条不变的主线，那就是生存。生存变，则教育变，发展和进步只是这个变化的一种结果而已。也许有

人会说，近现代中国饱受侵略和压迫之苦，就是因为落后于西方列强的发展，没有跟上西方社会的进步，教育救国、教育强国是必然选择，教育促进发展进步比促进共同生存更为关键。的确，教育救国与强国是要促进发展和进步，只有发展进步了才能改变落后局面，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称霸世界，而在于改变国人的生存境况，和世界各国共同生存、更好生存，这依然是教育救国、强国的最高目标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在推进教育变革时，一定要从人类共同生存出发，既要弄清楚人类现有的生存状况，也要研究人类的生存需求，还要研究人类的生存前景，在此基础上制订教育变革的计划并踩着人类生存变化的节拍实施。可是，当今不少地区、学校推进教育变革时，对这些有关生存的问题研究不够，只按照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美好设想，像建设楼房一般实施各种改革计划，其结果可想而知，不是碰壁，就是远离了教育的生存论意义，让教育成为无法居住的“烂尾楼”。

三、教育尺度的聚焦

梁武帝在《敕答臣下神灭论》中写道：“标其宗旨，辨其短长。”将教育的根本宗旨从“发展进步”调向“共同生存”，是对教育尺度直抵靶心的聚焦。尽管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依然是教育努力追求的目标，但穿过这个目标之孔最终要“照见”的必定是促进人类共同生存，发展和进步只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石阶而已。将教育标尺的刻度对准“共同生存”，比对准“发展进步”看得更真、更深、更远。判断教育是否走在正道上，衡量教育是否成功，在终极意义上应看三点。

（一）有利于人的幸福生存

教育应该成为让人幸福的事业。判断教育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生存，一是要看教育能不能让学生当下幸福，其中最主要的是给予学生良好的环境。克雷格·文特尔（Craig Venter）领导的基因绘图团队发现，人类是和神秘的“能量场”紧密相连的，它将人类相互联系在一起，也将人类和世界之外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联系起来。^{[1]25}这个“能量场”构成了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。环境不仅塑造着人的身心，更可以改变基因，关乎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，其作用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。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学校教育没有充分认识

到的。幼儿园普遍流行一句口号“环境是第三位教师”，将环境置于父母、教师之后的“第三位”，尽管强调了环境的作用，但还不够，因为环境之功不在一时一事，而在于与孩子一生相伴，如影随形，其始终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孩子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环境坐上第一把交椅，也未尝不可。国家、社会和学校给学生营造良好的物质条件环境、文化对话环境、实践制度环境等十分关键和紧迫。二是要看教育能不能让学生持续幸福，其中最主要的是给予学生良好的“看护”。这种“看护”包括学习和生活两个方面。对生活“看护”好理解，对“学习”如何“看护”呢？基因研究发现，具备学习潜力是生物进化的结果，大猩猩等动物都具备一定的学习潜力，只不过没有人类的学习潜力巨大。事实上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。孩子之所以能够学会语言，模仿大人的动作，这都是本能的具体体现。既然人具备学习的本能，教育工作的着力点就应该放在“看护”上。确保学生有自由学习的空间，而不是外在地逼迫他们学习，给予他们更多自由和权利去选择学习的目标、内容和方式。印度狼孩的案例告诉我们，学习这种本能在人生最初阶段的发展十分重要，一旦没有发展起来，就会闭合，今后想发展就会十分困难。要确保学生的学习本能不被闭合，必须确保学生在学习的关键处得到有力的支持，“人生关键处，紧要的往往就那么几步”，例如，学前适龄儿童正是发展想象能力的关键时候，教师要给予孩子更多想象的时间和空间，而不是培养他们抽象的计算和逻辑推理能力。三是要看教育能不能让学生未来幸福，其中主要的是教给学生自主追求幸福的本领。当然，这里包括形成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等，但更应该让学生懂得什么是幸福，践行幸福生活“三定律”：“当下幸福，今后也幸福”“自己幸福，他人也幸福，子孙后代人还幸福”“即使不幸福，也能把不幸转化成幸福”。

（二）有利于业态的健康生存

判断教育自身业态是否健康生存。一是要看教育是否适配。即是否适合每一个人，是否能够激发每一个人的内在活力，为每一个人提供合适的“教育菜单”，为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提供教育必须提供的服务。二是要看教育是否多态。基因研究

（下转第74页）

导。一所学校在特色建设上取得成功，不是单靠其自身完成的，不同主体由于各自的目的和利益需要会有不同的价值取舍。因此，政府应鼓励多层次主体参与到民办学校特色建设评估中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来共同完成。但在民办学校特色建设评估中，必须坚持促进全校学生个性发展这一最基本的本体价值取向。

通过以评促建的方式，发现与检查学校特色建设中的不足，总结特色建设中的成功经验，提出有效的修正措施，使学校特色建设沿着健康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。衡量一所学校是否有特色，特色是否有生命力，最终体现在所培养的学生身上。因此，首先需要将引领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作为其建设与评估的价值取向，只有这样才能引领学校在特色建设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方向。学校特色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，充分挖掘本校潜在的优势和文化积淀，其目的也是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，这是学校特色建设的本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方向。政府可根据民办学校的特色建设质量、教师发展水平、学生和家长的的好评度等指标来评估一所学校的特色建设水平，并根据评估结果

给予专项资金扶持，引导所在区域的一批民办学校做强做优。这样既可以使有限的投入用在刀刃上，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，也可以促使民办学校在自己的特色发展上更加下功夫、出成果。

[本文系2012年度全国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“地方政府履行发展教育职责的实证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DJA120297）研究成果]

[参考文献]

- [1] 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印发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的通知 [EB/OL]. (1993-02-13) [2015-10-14]. <http://www.chinalawedu.com/news/1200/22598/22615/-22793/2006/3/he-799931545973600219074-0.htm>.
- [2] 陈翠荣. 浅析特色学校建设的误区 [J]. 教育发展研究, 2009(18): 77-79.
- [3] 王伟. 学校特色发展: 内涵、条件、问题与途径 [J]. 中国教育学刊, 2009(6): 31-34.
- [4] 杨九俊. 学校特色建设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” [J]. 教育研究, 2013(10): 29-36.
- [5] 雷芳, 崔晴. 制约民办学校特色发展的四大因素 [J]. 当代教育论坛: 管理研究, 2011(1): 121-123.

(责任编辑 蒲丽芳)

(上接第25页)

表明，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细胞，正是这个原始细胞经过不断演化才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生命世界。“多样性”“多态性”和“创造性”是生物的基本生存法则。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，适用于教育。由于学生千差万别，教育内容各不相同，教育方式同样要注重“多样性”“多态性”和“创造性”。也只有这样，教育实践之树才会长青。也只有培养出多样生存的人，才能够让人类社会丰富多彩，走向更复杂、更高级的生存形态。三是要看教育是否和谐。多样性必然存在冲突风险，因此，在强调“多样”的同时，还要强调“共生”，致力于构建“多样共生的教育”，确保教育自身多种要素、多种结构之间的和谐共存。四是要看教育是否法治。教育是有底线的，哪些内容是绝对不能够进入课堂的，哪些形式是绝对不能够使用的，哪些是必须遵循的规则，等等，都需要有法律来规定，需要由法治来落实。

(三) 有利于人类的永续生存

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《我们共同的未来》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“可持续发展”的概念，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。其要义是“既满足

现代人的需求，也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。”现在看来，与其说是“持续发展”，还不如说是“永续生存”。因为如果“发展”偏离了“生存”，这样的“持续”便没有任何价值。发展进步应该成为生存的一部分才有意义。教育在促进人类永续生存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。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内生机制“选择—传递—创新—纠错”即“教育DNA”，“教育DNA”的繁衍推动人类社会永续生存和发展。判断教育是否有利于人类永续生存，一是要看教育是否选择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，这些文化是否值得传承下去；二是要看教育是否有利于人类优秀文化的传递，这个传递过程是否高效、经济；三是要看教育是否有利于人类文化的后续创新，为人类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生存文化；四是要看教育是否有利于纠正文化选择、传承和创新中的错误，不以讹传讹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布雷登 格雷格. 深埋的真相: 人类起源、历史、前途及命运的再思考 [M]. 梁海英, 曹文, 译.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
- [2] 张振. 人类六万年 [M]. 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3.

(责任编辑 蒲丽芳)